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四目錄

張鷟三

疎勒鎮軍大使左驍衛將田慎狀稱安西路遠沙磧極深國家鎮遏甚爲勞敝一住十年死亡殆

盡欲益反損請停四鎮

左右驍衛二條

郎將侯珪使西域市馬屬磧石乏食遂將齎馬價糴食以救之並免飢餓御史彈不承制命擅用官物

御史彈東宮每乘牛車微行遊諸寺觀左右清道

元不設儀仗殊失禮容所由率丁讓等並請付

法

左右衛率府二條

東宮無事輒發四府兵獵未經奏許所司不言有

虧國法

太廟令朱景方行太祀乃於散齋而弔喪御史彈

付法大理斷官減一等徵銅五觔

太廟郊社二條

二月有事於太社太常博士馮敬有大功喪隱而

不論遂以行事付法科罪

太樂令盧慶狀稱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

不相襲禮請改聖朝樂名大象天下往極爲號

又應國姓

太樂一條

鼓吹令王乾狀稱鼓吹鹵簿國家儀注器具濫惡請更改修制禮部員外崔嵩以府庫尚虛此非

急務判停

鼓吹一條

太卜袁綱善卜所言立驗有術士崇儼夜無故被殺不知頭首使綱筮之竟不知賊處御史彈綱情有向背而不言付法

太卜一條

太醫令張仲善處方進藥加三味與古方不同斷

絞不伏云病狀合加此味仰止處分

太醫一條

太史令杜淹教男私習天文兼有元象器物被劉

建告勘當並實

太史一條

漏生夜睡不覺失明天曉已後仍少六刻不盡鐘

鼓既晚官司失朝

刻漏一條

會期日酒酸良醞署令杜綱添之以灰御史彈綱

綱款好酒例安灰其味加美不伏科

良醞一條

太官丞李休供祭餘胙肉少依問款稱太常博士

王均每分肉取常多郎中吳爽拔劍割肉而去

太官

一條

光祿寺卿楊裕狀稱掌醢署令呂建居官清整不

邀名譽忠肅奉公未蒙進考

掌醢一條

珍羞令趙慶諸州所進口味割截餉送權門每得

好官衆共談薦名實相反深虧國章

珍羞一條

廩犧令王堯上封事准禮諸侯九推今之刺史古

之諸侯今刺史無籍田處不可以訓農

籍田一條

皇后親蠶諸侯之小君古者亦有蠶室今廢其事

不可以率下

親蠶一條

渠官署令姚泰盜用進米二十石上米倍四十五

價次絹估三十價斷絞不伏

渠官一條

滄州弓高縣實性寺釋迦像碑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四

張鷟三

疎勒鎮軍大使左驍衛將田慎狀稱安西路遠沙
磧極深國家鎮遏甚爲勞弊一住十年死亾殆

盡欲益反損請停四鎮

左右驍衛二條

狼望蕭條龍堆莽蕩迤邐白蘭之表迢遞蒼松之外傍通
鬼域遠絕人區綿亘三十六蕃經過數萬餘里公主遠嫁
徒聞黃鵠之歌高昌入朝卽動金驢之唱陳湯斬首之烈
遙靖郅支班超定遠之蹤俯臨蒲海戊巳校尉鎮靖遐荒

都護羌夷招攜異域田慎名參越騎位典戎韜仗節烏壘
之前揚旆絳賓之右不能因利乘便躡充國之英規矯制
申功展陳湯之盛績羸師遠入追廣利以長驅煮弩充飢
慕耿恭之無退豈得暫辭艱弊不顧宏圖纔住十年卽停
四鎮功無縮地阻境界於邊庭虛奏聞天失威嚴於大國
遂使皇威曠蕩莫漸於流沙聖澤滂沱不行於近磧區區
炎漢猶拓土以開垣赫赫隆唐擬抽邊而削地誠合解退
以肅朝章所請無端告記爲允

郎將侯珪使西域市馬屬磧石乏食遂將齎馬價

糴食以救之並免飢餓御史彈不承制命擅用
官物

大宛之國舊出名駒小月氏郊素宜良馬出陽關而直望
但見平沙歷險固以遐征惟多積雪秋風旦慘白日黯而
將昏寒雲夕愁黃塵暗而無色斜衝烏弋直指龜茲踐無
雷之舊墟馳不霜之故地東道之駿仍未交關西迴之兵
輒爲賙賑但重人賤畜往哲之嘉謨救死扶危明王之盛
事若逢兵餓汲黯之擅無傷矯費齋敬聲之狀無捨柏
臺奏劾合寘嚴科棘署論刑更宜推鞠待知的狀方可量

裁

御史彈東宮每乘牛車微行遊諸寺觀左右清道
元不設儀仗殊失禮容所由率丁讓等並請付

法

左右衛率
府二條

天孫東岳有國之元儲帝子前星通邦之上嗣河海重潤
控玉檻以疏源日月重輪順珠囊而叶度位隆銀榜青方
列長子之宮望重銅樓紫極纂承祧之業濟南鳳集天骨
已彰清河蛇盤靈資早應丁讓職惟清道務掌干城列羽
衛於瑤山典戎旗於望苑自可畫堂之側肅肅霜戈甲觀

之前森森電戟何得安細針於座上竟未匡毗帶長劍於街中曾無覺察遂使盤遊無度玩好非宜日遠之對蔑聞星流之瑞徒應昔乘小馬尚致譏嫌今駕牛車深乖典則所由既不匡正羣下竟未上聞虧失朝章理須明法

東宮無事輒發四府兵獵未經奏許所司不言有

虧國法

重離明兩允屬利貞一日三朝實歸仁厚府官等肅承蘭殿虔奉桂宮識金珙之無歸知玉牀之可惜春誦夏絃之訓先有常儀冬書秋禮之規非無永範何得不遵彝教專

事荒淫逐迅羽於長林接輕肥於淺草南皮射雉好樂無厭東門逐兔長驅不已籠山絡野恣盧犬於平原冒雨侵風縱蒼鷹於廣澤一兵一馬皆奉嚴符乍出乍歸皆憑獻表進不能諫退不能言虛曠國班謬尸天祿並宜削黜審擇賢才自然鶴禁長清龍居永肅

太廟令朱景方行大祀乃於散齋而弔喪御史彈

付法大理斷官減一等徵銅五斤

太廟郊社二條

大祫之禮列聖之攸先吉禘之儀明王之令典莫不尊崇祖考敬事神明既申如在之誠聿起不欽之罰若嚴裡有

則亦雁降於祠宮祭謁無虧白鶴翔於清廟則有輕饗薦
黷齋明肅承顧廟虔奉闕宮方行盥滌之規有事宗禋之
典龍旗是禱條革鵠鵠信馬來朝威儀肅肅理須恭敬乃
志靜慎其心玉瓚之獻克修金罍之壽斯薦何得散齋之
日迂祉之辰周澤之潔無聞荀彧之容先發長驅馬足便
過元伯之家頓作驢鳴乃向仲宣之室不恭之罪法有常
科失禮之愆宜從明憲官減一等銅坐四斤數外更求未
爲通允

二月有事於太社太常博士馮敬有大功喪隱而

不論遂以行事付法科罪

社爲土主稷是穀神侑以姬周之祖配以烈山之子納籙受圖之哲乘乾執契之君莫不崇尚其道肅恭其事夏殷履運仍開松柏之裡漢祖登朝復設枌榆之祭分其玉帛建五色之靈壇薦以牲牢具三重之芳酎八音間發六舞交馳社主享而成休明靈歆而降福命三者率百神應瑞崔於青疇掃飛蝗於翠畝則千倉歲積三農之聚有餘萬庚年登九載之儲斯溢馮敬身居典禮職在秩宗應知六祝之詞頗達六祈之訓帶斯凶服輒入禮宮御史奏彈雖

言奉法詳刑結罪須按科條廟享誠則有違社稷元來不
禁彈無反坐律須執文枉被凝霜理須清雪

太樂令盧慶狀稱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
不相襲禮請改聖朝樂名大象天下往極爲號

又應國姓

太樂
一條

古之天子制禮以安人昔者明王作樂以崇德移風易俗
成孝敬而厚人倫快耳娛心感鬼神而通教化調茲六氣
徵主夏而角主春導彼五音宮動脾而商動肺天則不言
而信故奏雲門以祭天地則不動而生故奏咸池以祀地

道則無象而化神則不怒而威故暢之以鐘鼓娛之以絲
竹廉直正誠之響發而人肅恭粗厲猛毅之音生而人剛
健哀思爲亡國之典其政陵遲怨怒爲亂世之音其風轉
替故詳其律呂師曠知其盛衰察彼軒懸延陵識其興廢
自王澤旣竭風雅莫流文侯聽鄭而不寢孔子聞韶而忘
味桑間濮上流宕忘歸下里巴人奔波逐遠聖朝均四暢
調八風聽鳴鳳以和音命飛龍而度曲上通咸夏式隆殷
薦之儀俯定莖英允叶昭容之典歌九敘諷六詩聞其聲
而德和省其文而心正盧慶職參樂令匠典倡優履師摯

之前軌躡曹褒之舊躅以爲質文遞變禮樂殊途輒進嘉
名深陳雅稱執大象而天下往其德彌長行大道而海內
和其風載遠命伶倫而討韻雅合夔鐘召荀勗以調聲自
諧牛鐸千童萬舞共朱雁以齊行八佾九歌將赤蛟而合
節尤裨聖化甚益皇明宜下太常先宣美號

鼓吹令王乾狀稱鼓吹鹵簿國家儀注器具濫惡
請更改脩制禮部員外崔嵩以府庫尚虛以非

急務判停

鼓吹
一條

鳧鐘隱隱隨九變以交馳鼉鼓逢逢和八音而間作或短

簫橫引朱鷺鏗鏘或長笛手吹紫騮淒切東宮所設殊非
列代之規平閣爰施亦匪先王之制然國家儀注須應禮
經旣崇鹵簿之班又惠功臣之錫有家有國朝章不可暫
虧去食去兵禮樂如何輒廢王乾狀請崔嵩判停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速令鳩集請勿狐疑

太卜袁綱善卜所言立驗有術士崇儼夜無故被
殺不知頭首使綱筮之竟不知賊處御史彈綱
情有向背而不言付法

太卜
一條

楓天棗地觀倚伏於無形方智圓神察幽明於未兆百年

鼠卜尚辨吉凶五德雞占猶知禍福長安季主不以榮辱
存心蜀郡嚴平不以衣冠介慮袁綱雅望四兆妙達二臣
榮參九筮之班藝審千著之訣東方朔之暗射指掌可知
淳于智之精通毫釐無失均趙達之回飭要妙如神比吳
泰之求棋縱橫必中有蛇銜筆立定徽祥有蟻開封行看
潤澤遺豹冠於獵所逆見繇辭懸馬鞭於樹間預知貧富
如斯術數實繁有徒崇儼薄解醫方微知小伎遭費禕之
刺客遂隕輕姿遇袁盎之讐人俄頃重至莫知賊首須察
真蹤網爲研尋竟無的狀將爲隱避爰被奏彈理須直守

正途不可偏居小節何也龜稱聖智不能免宋元之鑽龍
號神明不能脫夏綦之網郭璞洞林之妙竟被嚴誅京房
易傳之微終從大戮知有所不察神有所不通既處重刑
恐虧平典

大醫令張仲善處方進藥加三味與古方不同斷
絞不伏云病狀合加此味仰正處分

太醫一條

五情失候多生心腹之災六氣乖宜必動肌膚之疾絕更
生之藥必藉良醫乏返魂之香誠資善療張仲業優三世
方極四難非無九折之能實掌萬人之苦郭玉診脈妙識

陰陽文摯觀心巧知方寸仙人董奉之靈杏足愈沈疴羽
客安期之神棗攻茲美疾華陀削胃妙達古今仲景觀腸
譽聞寰宇聖躬述譴謹按名方肅奉龍顏須窮鵲術豈得
不遵古法獨任新情棄俞跗之前規失倉公之舊軌若君
臣相使情理或通若畏惡相刑科條無捨進劾斷絞亦合
甘從處方卽依誠爲若屈刑獄之重人命所懸宜更裁決
毋失權衡

太史令杜淹教男私習天文兼有元象器物被劉

建告勘當並實

太史一條

粵若顓頊命南正以司天昔在帝堯列東官以賓日履端
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時乃不忒自秦稱金贊叨五勝
之宏綱漢起玉雞叶三微之遠度徵洛下命唐都攷大衍
之始終心伏羲夢周旦步太初之盈縮四營因之式序八
變所以無差五星叶度於上萬物和平於下杜淹位參義
仲聲振子韋覽沮誦之前規遵史談之舊典星聚東井逆
辨休徵月犯少微懸知應變使星已發無違寸景之期劍
氣莫關不爽分毫之信宮居太后夙已上聞宋起真人豫
爲先覺譙周之論蜀滅杜瓊之說曹興此歷代之攸欽邦

家之要籍淹之少子雅愛其書習張衡之渾儀討陸績之
元象父爲太史子學天文堂構無墮家風不墜私家不容
輒聚史局何廢流行准法無辜按宜從記

漏生夜睡不覺失明天曉已後仍少六刻不盡鐘

鼓旣晚官司失朝

刻漏一條

挈壺所掌司刻成班銅史分曹金徒啟位陰蟲成魄恍惚
如神靈蛇吐津希夷若鬼日不藏往晦明之所莫違月不
爽來寒暑由其順序自三苗亂政五霸任權史官喪紀疇
人廢業孟陬於焉舛候攝提所以乖方五夜不分六日無

辨聖朝修百王之弊政舉千載之頽綱龍首應時雞人合
節大小之候共砌莢以凋榮昏旦之期逐宮槐而舒卷二
分二至無虧余遂之蹤大餘小餘允叶容成之度何得漏
生弛慢吐號乖宜朝官顛倒於衣裳街吏失期於鐘鼓齊
君望曉莫聽鐘聲京尹失時空奔馬足漏司乖錯准法論
刑

會期日酒酸良醞署令杜綱添之以灰御史彈綱

綱款好酒例安灰其味加美不伏科

良醞
一條

上稽乾象列酒旗之星下鑿坤儀制酒泉之郡杜康至妙

肇發馨香儀狄精微爰施麴蘖用之於宗廟可以歆享百
神用之於冠婚可以諧和百姓杜綱名班釀署官列醞司
須明五齊之規頗解三酒之術十釀之法竟未留心九醞
之方曾無介意雞鳴下釀取蘭香而桂辛鳩集爲徵遂棗
酸而梅酢懼貽災譴密縱奸訛頓下生蠅之灰用漆浮蟻
之味遂使聖人賢者變易常滋從事督郵乖違舊性事窮
理盡方啟遁詞觸網掛羅妄稱前例豈得索郎清德橫被
侵誣巴鄉實功枉遭塵點旣虧竹葉之術宜從棘木之科
太官丞李休供祭餘胙肉少依問款稱太常博士

王筠每分肉取常多郎中吳爽拔劍割肉而去

太官
一條

在祀與戎國之大事祭公不宿人之常禮班賜神惠多少
先有成規輕媿鬼餘賢聖非無舊識明眎疏趾具在常經
剛鬣柔毛備諸彝典李休位霑主守職綰太官雖無負鼎
之功實委操刀之任餘胙肉欠頗有指歸依問款詞具陳
萌緒爲郎中吳爽強割逾豐博士王筠叨分太廣拔劍割
肉媿方朔之能仁詣府退魚謝公休之貞潔匪張華之職
分數粒仍多同廉頗之無厭百斤不足非慙非恥與草狗

而不殊惟暴惟貪共茅鴟而莫別深虧雅躅實蠹名流宜
竄遐荒式清朝列

光祿寺卿楊裕狀稱掌醢署令呂建居官清整不

邀名譽忠肅奉公未蒙進考

掌醢
一條

籩豆之事各有司存罇俎之間非無主守陳之郊祀可以
接神明用之禮儀可以寧邦國蜺醢雁醢之類百代相因
龍醬蟹醬之流千齡不易呂建策名膳府委質庖官既掌
兔羶實司蛟鮓鷓寒四獸之腊罔不留心羊膍五侯之鯖
會無注意鹿牙之糝馬齒之鹽點以鳳林之酢飲以烏程

之茗孟宗遺母猶避嫌疑杜豫餉人惟求免罪忠以奉上
酌貪泉而彌清廉以當官置脂膏而不潤朱文季執心強
直榮位騰遷黃叔度獨守恬虛聲名藉甚不求於物遂被
疾於孤醒不屈於人終見排於衆醜楊回三逐盛德宜收
張旣十年公平可錄理宜甄拔以勗朝班

珍羞令趙慶諸州所進口味割截餉送權門每得

好官衆共談薦名實相反深虧國章

珍羞一條

趙慶佞媚爲姿諂諛成性貪殘不軌獸中之有餓狼輕薄
無儀人間之有楔鬼江淮果物荔枝龍眼之珍河濟飴糖

米藥馬鞍之妙石蜜百花之藥味是蜂調甘瓜五色之香
美疑鶴集豹胎龍脇鳳腊猩脣越俗鳴蟬之稻安定噎鳩
之麥趙趙雉伏謁宰輔之車前踧踖蛇行拜公卿之馬首
諂事賈謐阿附董賢徒有事於苞苴不自親於機杼盜家
財而餉家長人路難通偷社酒而勸社神冥途未許鼠竄
求道小人引之以爲能狐媚取容君子得之而不貴宜從
斥逐以率羣僚

廩犧令王堯上封事准禮諸侯九推今之刺史古

之諸侯今刺史無藉田處不可以訓農

藉田一條

漢書十志農爲有國之基洪範九疇食是生人之命由是古之聖帝躬事三推昔者明王親行萬乘鼉鼓震地鑾輿動天聳鳳蓋以來雲建龍旂而拂日青壇岳立翠幙煙平百司於是駿奔三公以之肅事紺轅黛耜克遵應劭之儀綠耦朱紘允備曹褒之禮周宣王之寢廢自有前譏漢文帝之遵崇斯爲后則王堯職參廩署位掌甸師欽承北極之尊祇奉東郊之典欲使載芟之詠無替於前修保介之容有崇於古訓潘岳創賦備陳執耒之端曹植爲文具述勤耘之美以今之刺史古之諸侯旣稱字養之官實曰教

人之首若令沮勸必在躬親此雖識於朝三猶未聞於暮
四祇若壇飛羽爵便爲勸稼之方門列春牛卽是趨農之
候更施別法於是爲煩

皇后親蠶諸侯之小君古者亦有蠶室今廢其事

不可以率下

親蠶
一條

平土就蠶彰乎曩烈亘山成繭著自前書爰崇黻冕之宜
遂展鞠衣之範暨乎姑洗應律甲乙司辰鳴鳩醉湛之朝
戴勝降桑之日駕帷就列一十四位導其前驚服斯臨百
二十官隨其後鑒鑣順動翠蓋鬱其參差鳳轄徐飛翟羽

紛其容裔懿筐是執柔桑是攀勸以女兒之蠶收其園客
之繭三盆事畢可獻之於王公六服功成可陳之於宗廟
昔三王季末五霸凌遲禮樂自出於諸侯征伐不由於天
子遂令列國命婦竊三宮之禮容連伯嬪嬙僭九重之祕
式聖朝八紘同貫四海爲家芟往帝之澆風削前王之弊
政自我作古何禮之拘化俗調吟斯爲折中王堯所請理
未通方如愚所裁告記爲允

導官署令姚泰盜用進米二十石上米倍四十五

價次絹估三十價斷絞不伏

導官一條

務農重穀曠代之盛典稅熟貢新經邦之雅訓金不可食
輕瑞銑以投鼃玉不可衣棄和珍而抵鵲一日不作天下
受其飢三載斯盈海內霑其潤磨蜃而耨百谷所以繁滋
驅象而耕三農以之告稔彩雞屢見非無白壤之儀春鳥
不鳴自有黃雲之應姚泰策名列署受委隲官專司瑞鵲
之禾實主鳴蟬之稻赤烏積耨冰粟千倉黃雀隨犁秋苗
萬畝五種燕頷之粲粒若流珠六月翟白之租精如散玉
豈得安定之麥不進中宮長安之米竊留私室刑名極峻
法焉可逃情狀難容死有餘譴但平賊定律必依高估供

金定八卷之三
進所須宜從極價論次縑則狀當絞坐准

滄州弓高縣實性寺釋迦像碑

詳夫元天北列運斗極於璇樞大地東傾鎮江河於玉岳
晝夜則晦明無定義舒爲朝夕之資動靜則虧缺有時乾
坤非長久之器豈湛然常住大雄包混沌之源寂爾無生
正覺出氤氲之表故能使九十六道紀菩提之一門三十
三天貫須彌之四頂振嵐飈而吹大塊運僧祇於埏埴之
前揚智炬而爍洪鑪置賢劫於陶鈞之上其去也後天而
滅故現滅而歸無其來也先地而生故因生而示有青霄

帝座降靈氣於中胎白淨王宮孕神姿於右脇蓮乘七步
樹下六年薦玉象於祥符啟金人之瑞夢影流中國大地
由其震動光入太微星垣爲之不見法王之應跡也妙覺
常身本無顏色至人垂教遂有形儀開滿月之奇姿韞中
天之異相髻銜龍髮頂秀螺文萬印生於瑞手千花發於
神足蓮開青目毫光照於四天花豔丹脣頂彩周於十地
法王之寶相也具一切智號悉達多通萬物心名希有相
往來不窮之謂聖陰陽不測之謂神不化而行不言而信
持慧燈而耀長夜揚法舸而救迷津爲塵品之醫王作羣

生之慈父法王之至仁也法忍智忍率難忍以皆空無心
卽心總羣心而俱攝珊瑚江海一指測於波瀾琉璃日月
二手分其晝夜目連持線天地爲之頽網舍利投針山石
由其絕紐法王之神力也儒童毓慶闕里生歎鳳之聲摩
訶降跡苦縣誕猶龍之彥仲尼禮樂之標首仰至聖於迦
維伯陽道德之眞宗訪古皇於天竺故知一乘妙旨超然
居十翼之先二諦微言邈矣出三清之表法王之威德也
率陀天上飛閣神功舍衛城中香臺造化百千妙界生於
鳥翅之間十二音聲出於象牙之表金繩百丈下照日宮

珠網七重傍臨月殿萍流地上化爲池沼之形花散空中
變作樓臺之影法王之壯觀也佛中佛日天上天人金口
振於西方銀函洎於東夏無能間細寫鼇激於波流有外
談空運迦維於宇宙合掌腹內思聞十善之音聲舒翼殼
中遙相四天之說法法王之仁化也高梯直上包括太虛
抽針旁綴區分小有貫花之句光如水上之蓮說偈之音
皎若星中之月非有相而非無相凡聖莫測其幽微空是
色而色是空聖愚不知其要妙法王之教化也法身無像
故因像以宣功道本無言亦因言而示教塵俗不可以久

處故厭世而歸空真如不可以道標故凝神而降跡吾之
去也因辯無常吾之來也因談緣起情有所至河海爲之
編龍神有所歸叢林爲之變鶴從滅至滅能通寂滅之因
無生示生永入長生之地法王之變化也由是八方迴向
萬國歸依慧日被於三千法雨流於百億周穆王之代聖
教方融漢明帝之時慈風漸扇年移晉宋運屬周隋蒼鷺
出而天地屯赤龍發而干戈起秦川涌血羅什不歸趙郡
僵屍圖澄永去西域馱經之路荆棘參天東郡畫像之郊
風塵撲地我高祖神堯皇帝傍迴地軸蹴崑崙以西傾太

宗文武聖皇帝仰握乾符掃欃槍而南滅削平嶽瀆舒卷
風雲芟毒樹而建祇園拔邪山而開福地實性寺則貞觀
三年奉敕之所建也平原控趙渤海臨齊上衡畢昴之星
下瞰衡漳之地浦稱駿瀆馬頰太史之遺蹤地號弓高龍
額將軍之舊業爰於此地迴構乾堂興八會之香臺闢三
休之妙觀龔遂解繩之邑寶線爭施曹丕沈李之郊天花
競落螺宮映水枕藕關於黃河魚梵吟風接蜃樓於滄海
實栖神之祕宅毓慶之神區者哉寺主久依定水早庇禪
休功濟有緣業優無學意花不染宏上善於慈心勝果爭

攀察中乘於慧眼非色非相凝神究竟之端無我無人高
蹈苦空之外上座都維那等並尋鷲嶺訪道雞園歸誠甘
露之門自得醍醐之性鷲珠護戒標苦節於堅林龍鏡澄
空照真規於靜域以爲修身者福福遂則殃銷堅善者功
功施則緣發旁求大匠廣召山虞粵以儀鳳二年移寶堂
於寺內去舊處三百餘步設奇功於地道神妙無方窮逸
思於天關靈機不測魚鱗翠瓦逐層閣而舟移雁齒青階
帶崇基而轂轉虹梁曜日煥若神行鯨棟凝煙故非人力
寶階星動似忉利之飛來紺殿雲浮同化城之涌出豈非

威神自在不可思議者哉於寶堂內敬畫釋迦尊像一鋪
鎔金範素寫腹圖青斲象浦之靈珠瑑龍泉之羽壁鮫人
水織競送霜縑蛾客抽絲爭投雪線七重交映百寶莊嚴
實相端凝粹容圓備蜂王獻蜜紛飛紫紺之樓龍女持花
出入珊瑚之殿諸天獻果芙蓉生寶座之前居士焚香柏
葉起金鑪之上千軀聖像據六地而揚音八部龍神下三
天而奏樂斯乃元功幽贊故無德而稱焉調露之初邊烽
屢警七重黑暈萬里黃沙旄頭干太白之精素髮挹中台
之翠鄉人等九州令族四海良家提龍劍而星馳擻犀渠

而電激爲鵬爲鶚輕飛雁塞之前如虎如貔迴嘯狼居之
表陰山霧廓瀚海波清憑慧力而服魔軍持廟算而摧孺
子共申宏願植此豐碑記歷代而長存惟令名之不朽奉
爲高宗大帝星珠斂耀斗電潛輝御鸞鳳於金輿遽攀龍
於鼎嶠媯皇誕裔姬妣降生斷鼇立極之神功乘龍御天
之大業凝情三昧早慧六通坐蘭掖而虔誠仰茨山而展
慶使持節滄州諸軍事滄州刺史李公關庭堅之雅操列
馬喙之殊姿漢太尉之名家履龜文之異相賈琮出刺下
車而肅百城延壽閒居閉閣而綏千里長史北平公晉太

尉之寵首有虞陶唐左相之榮實兼平景龐士元之展足
終非百里之材王休徵之佩刀實有三台之望朝散大夫
行弓高縣令晉君嘉禾獻瑞門傳翠葉之風鬯草襲勳業
踐彤弓之錫橫綺琴於膝上翠翟朝馴攬明鏡於懷中青
鸞曉集丞太原王愿主簿隴西李灌尉河東衛神暹常山
張行昇等並周靈王之太史仙人白鶴之苗裔帝顓頊之
儒宗柱史青牛之葉胃羊車映玉煥昇氣於淮川鵲印流
金鬱靈符於寶軸驥從東道方申逐日之功鵬舉北溟皆
戢摩霄之翼鄉望某等並地鄰鄒魯境接燕齊俗富詩書

家豐禮樂海隅鷗狎猶存射雉之規河朔鷹揚仍帶爽鳩
之氣雋不疑之故里氣調魁梧石仲容之舊墟英靈俊傑
德由名顯功以頌宜非筆無以申其功非言無以敘其德
旁求翠玉遠播鴻徽刻龍首於銀鉤鑿龜文於玉版蓬萊
之水三尺孤標碣館之前扶桑之日再中獨立金臺之上
俾夫天銷刼石瓊文寫而無窮地入微塵寶字書而不滅
重宣此意而爲頌曰

太虛混沌寂寥沈默二儀既判三才允殖地缺東南天傾
西北陵遷谷轉山開水塞月滿則虧日盈則昃大哉正覺

竟元不測先地而極後天而益不滅不生無聲無色曜魄
指掌乾坤胃臆聖人立教用形表則實相端嚴粹容岐嶷
銷滅五苦削平六賊水號連河山名檀特六度斯闡三明
在卽牛口西來馬明東陟玉偈光啟金言允克碣石燕郊
平原趙國崔臺西指蜃樓東偏建此神區爰崇淨域龍圖
合兆龜書應墨綺綴星浮金鋪電赭地神獻果天廚送食
八會雲平三門箭直寶堂移轉神通智力飛檐振羽虹梁
動翼閣似雲行樓如鶴息日逐階旋天從橋匿野外塵黃
星間暈黑爰憑淨居翦除荆棘雁塞消氛龍樓受職銀書

玉版鐫名記德臨雁塔之階基對蜂臺之間域窮逸思於
圖篆放神功於翦刻孤標九流之間獨立金臺之側惟令
名之不朽或馳芳於百億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五目錄

崔行功

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

桓彥範

論時政表

請窮治張昌宗疏

張柬之

請罷姚州屯戍表

對賢良方正策

對賢良方正策第二道

駁王元感喪服論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五

崔行功

行功恒州井陘人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
通事舍人內供奉又召爲司文郎中主朝廷大典冊後遷
蘭臺侍郎卒

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塗遂廣性情已著名教之理攸興
是故雕刻爲妙物之先粉澤成真宰之用若其聃語棄智
則聖非攘臂之端莊寄齊諧則禮必因心之範雖九流爭

長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典墳攸係夫軒羲已謝子姒迭
微步驟殊方質文異轍及流殽起譟箕服傳託憲章板蕩
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接聖崇朝可期五百見賢伐柯未遠
粵惟上哲降生圯運理接化先德充造物財成教義彌綸
之跡已周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峻利仁以濟幽顯垂訓
以霑動植自嘆起臨川道窮反袂西峯琬玉幾燼蒼山東
野柔桑多塵碧海屬混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音復聞
郊禋之禮還緝跨巢胥之逸軌邁龍鳥之遐風瞻白雲而
升介邱翼蒼螭而過沂上而令千祀之外典冊遂隆九泉

之下哀榮方縟斯乃命爲罕說道不預謀豈如箕山之魂
空成寂寞信陵之墓徒復經過將知龍蛇之蟄潛契於天
壤聖智所遊高懸於日月言之不可極其惟孔太師乎太
師諱某字仲尼魯國鄒人有殷之苗裔也分於宋則孔父
嘉爲大司馬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
而受三命居於魯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紇生太師若夫
天命元鳥玉篋隆其濬哲瑞啟白狼瑤臺繁其錫類武王
覆夏仍遷象物之金有客在周復奏桑林之樂滋恭喻尸
臣之鼎高讓挹延吳之風令緒昌源煥乎已遠至如象緯

凝質則傳說巫咸嵩華降神則申伯吉甫在於郊臨巨跡
鬱符中野之祥水帶邱阿遙均反宇之慶韞乾坤之精粹
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十河目海口放勲文命有喻於儀
彤子產皋繇微詳於具體孟孫言其將聖太宰辨其多能
神關繫表性與道合時初撰屨已訓魯卿年未裘裳先窺
周室猶且學期上達業遵下問龍如藏史或訪禮經碧淮
萇宏言詢易象曲臺相圃廣陳揖讓之容師摯師襄屢辨
興亡之極網羅六藝經緯十倫加以思入無方情該至蹟
陳庭矢集懸驗遠飛季井泉開冥占幽怪新萍泛日能對

於楚賓舊骨淪風旋訓於越使藏往知來之際微妙元通
之旨不可以龜策求不可以筌蹄得及其譽聞曲阜南宮
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鄰化諸侯之法冬官效職五土
得其攸宜秋令克宣兩觀展其刑政溝疏墓道且抑季桓
田歸汶陽遂陵齊景尊君卑臣之訓自家刑國之術每惆
悵於興周亦流連於韶管然而高旻不惠彼日寢微起哀
怨於王風絕歸飛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興憂
問津匪倦俎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言不接雙雞
之膳晏平推士尚或相排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

司馬喬木難休衛國匡人逆旅焚次荷蕢微者翻嗟擊磬
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鐸之意旣而在斯興感用輟栖遑
狂簡斐然彌嗟穿鑿旋驂舊館掃筵闕里杏壇居寂緇林
地幽知十稽微得二承妙科斗所載方閱舊文睢鳩在篇
遍詳雅什河漢鞀鼓鏗鏘之響復傳宗廟衣裳升降之儀
還序博約無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關勵物伯夷餒死
猶可激貪周公其人則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則歎微於
征伐立德立言太上謂之不朽曰仁曰義前哲以之周旋
覆簣爲山喻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蝕以鳴謙茨嶺

峒山寄言於獨善岐情風御未陟於通莊妙臻數極作伴
易簡是知縫掖乃兼濟之途華袞非爲政之要及其愚智
齊派椿菌如一南楚狂狷舊辨鳳衰東魯陪臣奄成麟斃
晨興負杖知命發於話言夕寐奠楹將萎傷其湑慮崇山
化谷小天下而無由殞石沈星架大梁而何有門人議服
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永錫愍遺之誄及埏深夏屋樹
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無準席間初闕已舛微言入室且
分遄乖大義秦人蛙沸遺燼翳然漢代龍驤挾書未剪元
封有述殘闕載陳甘露嗣蹤搜揚復起春陵受命先訪於

膠庠譙郡膺符多招於文學逮江馬南度泉鵝北飛鶚入
環林鯨衝聖海有隨交喪中原翦覆東序南雍鞠爲茂草
六樂五禮皆從燬室欽若皇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
天成地平之勲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寧亂集剗舟創浮
芹藻之詩先遠戎衣初卷羽籥之節旋興皇上以聖敬而
撫璇圖以文明而膺寶厯夏啟挹其光兆姬誦讓其惟清
化入龍沙風移鯁海金邱展賁瓊田薦睪潛馬飾黃芝之
封浮龜吐綠文之籀虞庠殷塾廣賓龐叟蓬嶺石渠朋延
敦誨垂衣裳而凝想虛旒續以永懷至於大道寢微小康

遂往羸譏紫色謬踐元阿劉風白金徒導高里黃初正始
時多間然建武永平業非盡善而迺作樂崇德殷薦之禮
畢陳有孚載容觀下之訓齊設肆類羣望孝享之義益隆
歸功三后尊祖之誠愈切詔寰中而徵萬玉譯荒外以召
百靈一茅分茹雙鸛共羽翠華遠昇秭席虛位上帝儲祉
泰壹有輝山祇傳聲海神會氣九皇之況榮可嗣三代之
闕典還屬迺使朱鳥翔日蒼威戒路七萃騰景八鸞鏘風
過大庭以省方掩洙上而觀藝晏居莫辨祠堂巋然見馬
鬣於荒墳識欂櫨於古隧歎重泉之可作聞盛德而必祀

言敷典訓廣命杼材贈以太師式旌幽壤改制神宇是光
令德於時皇唐之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卽乾封之元年也
攝提貞歲勾芒獻節兗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啟藩維肅承
綸誥庀徒揆日疏閑薈遠接泮林之舊墻削靈光之前殿
徂徠新甫伐喬木而韻流嚶岱畎泗濱採怪石而喧浮磬
蘋紫施絢黝黛飛文杳拱重櫨春窗秋幌陰櫺積霧複閣
懷煙几仍度室席遵函丈壽宮煥然睟容有穆至如襄城
有訪七聖接其駢驂汾水言遊四子冥其衡軌將謂布衣
黃屋名器則殊卷領素王感召宜一顏子侍側似發農山

之談季路承閒如興浮海之說西華束帶尚以要賓言偃
裼裘猶爲得禮避席延其不敏舍瑟聽其幽情共列升堂
齊參觀奧歲時蘋藻復雜昌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
一德聿隆三善博望邀裾肅成講義發揮鎔造幽贊事業
而以周穆之觴王母尚勤西奔漢帝之展稷邱因書東嶽
遂迺思建隆碣上聞天宸言由國本理會冲情副震宮之
德聲命芸閣以紉頌元堂闢兮神靈僉揚教思兮兩儀配
煥皇綱兮融帝載堯可履兮舜爲佩晝而明兮夜而晦于
嗟業兮麗萬代其詞曰

赫赫上帝悠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居大寶循性稱教率性
爲道政若鎔金化佻偃草爰畫先起律呂創陳禮節天地
樂和人神成期用簡業尚日新粹無聲臭隲有彝倫水火
朝變憲章時革周廟傷禾殷墟悲麥衰豔紕雅羸荷淪蹟
散亂紀言支離方冊自天生德由縱成能賓筵恪嗣銘鼎
家承蹲龍運舛振鐸冥膺闕典攸緝斯文載興廣訓三千
徧於七十厯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社齊聞與邑接輿
自狂長沮空執在智伊妙惟神乃幾羊因魯觸鳥向陳飛
那傳頌管編照書韋卜商承絢顏子參微堯則不追昌亦

遂住名教潛發心靈泛獎德配乾坤業暉辰象麟悴遙泣
山隤負仰三統昌日千齡聖期裡宗有昊展禮崇基覲宣
時邁神緘孝思絳螭承軌翠鳳翻旗上浮龜蒙遙集鄒魯
翹勤真跡惆悵今古舊壁迷字荒墳翳斧綸賁宗師詔緝
靈宇虹梁野構翬翼林舒雕櫳繡楠圓井方疏沂童浴早
泮鳥鳴初俎豆蠲潔丹青藹如墨檢前蹤莊放遺轍於昭
遐訓允歸聖烈肅穆仁祠陰沈像設隨四序以潛運懸三
光而不缺

桓彥範

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少以門蔭調補右翊衛累轉司
刑少卿中宗卽位以誅張易之昌宗功加銀青光祿大夫
拜納言賜勲上柱國封譙郡公改侍中用武三思譖進封
扶陽郡王加特進令罷知政事又因三思誣搆貶瀧州司
馬長流灤州三思令周利貞矯制杖殺之年五十四睿宗
立追復官爵諡曰忠烈建中元年重贈司徒

論時政表

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
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

妹喜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預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軛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於國政也伏願陛下鑒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爲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預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又臣聞京師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矯託佛教詭惑后妃

故得出入禁闈撓亂時政陛下又輕騎微行數幸其室上下媢黷有虧尊嚴臣嘗聞興化致理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棄惡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之罪不殊於此也若不急誅必主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實願天聰早加裁貶

請窮治張昌宗疏

微臣竊見宋璟奏張昌宗令李宏泰占有天分及有天子氣請禁身勘當恩勅不允者但昌宗無德無才謬承恩寵自宜粉骨碎肌以答殊造豈得包藏禍心有此占相陛下

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昌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此是
皇天降怒非唯陛下故誅違天不祥乞陛下裁擇原其本
奏以防事敗事敗卽言奏訖不敗則候時爲逆此乃姦臣
詭計疑惑聖心今果遂其所謀陛下何忍不察若昌宗無
此占相奏後不合更與宏泰往還尚令修福復擬襁厄此
則期於必遂元無悔心縱雖奏聞情實難恕此而可捨誰
其可刑陛下黨而不誅養成其惡臣恐更有爲逆者無人
敢言縱使昌宗元無此心今見頻遭事迫亦當不日爲亂
况復先有包藏又昌宗經勘當已前其心或防後則雖有

此懼勢仍傾朝况經兩度事彰天恩並垂捨宥昌宗自爲
得計人亦以爲應運卽不勞兵甲天下皆從萬方譏之以
爲陛下縱成其亂也臣聞父在子稱尊者尚爲逆子君在
臣圖天分是爲逆臣臣逆不誅社稷其亡矣伏請付鸞臺
鳳閣三司考竟其罪

張柬之

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補太學生第進士累補青城
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徵時年七十餘矣試策第一擢拜監
察御史神功初累拜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召還狄

仁傑薦爲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遷鳳閣侍郎中宗卽位以誅張易之昌宗功擢拜天官尚
書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遷中書令監修國史進封
漢陽郡王加特進令罷知政事授襄州刺史尋爲武三思
所構貶新州司馬憤恚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
諡曰文貞建中初又贈司徒

請罷姚州屯戍表

臣某言臣伏聞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
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漢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

郎填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末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羶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利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昔漢以得利旣多

厯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
作歌曰厯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
布之利而爲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
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
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
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
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
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率以置官吏漢雜居猜嫌必
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

自然安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靖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技惟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剝貪叨刼畧積以爲常扇動首渠遣成朋黨折支詔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慚恥提挈子弟唱引兇愚衆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遁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專以掠奪爲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

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
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
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
後錄事參軍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
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於今不息且姚
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
化俗防姦無恥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
道路刼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
姚州使隸舊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於

金史卷之二十一
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舊府兵
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爲穩便

對賢良方正策

問朕聞體國經野取則於天文設官分職用立於人紀名
實相副自古稱難則哲之方深所不易朕以薄德謬荷昌
圖思欲追逸軌於上皇拯羣生於季俗澄源正本式啟維
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効職各得其長至於考課
之方猶迷於去取黜陟之義尚惑於古今未知何帝之法
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衷此雖兢兢束帛每責於邱園翹

翹錯薪未獲於英楚並何方啟塞以致於茲矧爾深謀朕將親覽

對臣聞仲尼之作春秋也法五始之要正王道之端微顯闡幽昭隆大業渥洛之功旣備範圍之理益深伏惟陛下受天明命統輯黎元載黃屋負黼宸居紫宮之邃坐明堂之上順陽和以布政攝三吏而論道雍容高拱金聲玉振徵求無厭誤及厮賤微臣材朽學淺誠不足以膺嚴旨揚天庥雖然敢不盡芻蕘罄狂瞽悉心竭節昧死上對臣聞天者羣物之祖王者受命於天故則天而布列職天生蒸

民樹之君長以司牧之自非聰明睿哲齊聖廣淵不能使人樂其生家安其業陛下德自天縱慈憫元元既樂其生且安其業臣聞瑞者上天所以申命人主也故使麒麟遊於囿鳳凰集於庭慶雲出神龍見其餘草木煙露之祥不可勝紀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故天申之以禎石告之以神文大矣哉聖人之鴻業也臣聞河圖洛書之不至也久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說曰聖人自傷已有能致之資而天不致也陛下有能致之資而天蘊者所以扶助聖德撫寧兆人也臣觀今朝廷含章瞻博

之士鯁言正議之臣陛下誘而進之並踐丹地伏青規雍
雍昂昂雲屬霧委鸞騫鳳振佩金鳴玉曳朱紱揚翠綬充
物於階庭者矣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人有大功二十而
爲天子前史美之稱曰盡善盡美雖甚盛德無以加此陛
下彰善去惡昭德塞違萬萬於虞舜自託薄德愚臣何足
以望清光而敢有議哉制策曰思欲追逸軌於上皇拯羣
生於季俗澄源正本式啟維新臣聞善言古者必考之於
今善談今者必求之於古臣竊以當今之務而稽之往古
以往古之跡而比之當今以爲三皇神聖其臣不能及故

於疑親之陛下刊列格正爰書修本業著新誠建總章以

申嚴配置法匭以濟窮冤此前聖所不能爲非羣臣之所
能及也今朝廷之政上令下行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百
僚師師罔不咸乂此羣臣之能奉職也書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庶事康哉故臣以爲陛下有三皇之位而能隆三
皇之業也臣以今之刺史古之十二牧也今之縣令古之
百里君也有官聯焉有社稷焉可謂重矣任非其材其害
亦重矣昔周宣王欲訓其人問於樊仲曰吾欲訓人諸侯
誰可者仲曰魯侯肅共明神敬事耆老必咨於故實問於

遺訓乃立之晉之名臣亦言舍人洗馬一時之高選臺郎御史萬邦之俊哲若出於宰牧頌聲興矣由此言之則古牧州宰縣者不易其人也自非惠訓不倦動簡天心者未可委以五符之重百里之寄今則不然多由門資擢授或以勲階莅職莫計清濁無選藝能負違聖誠安肯肅恭明神輕理慢法安肯敬事耆老取舍自便安能求之故實舉措縱欲安能問之遺訓選異一時之高材非萬邦之俊傑於是多其僕妾廣其資產齒角兩兼足翼雙備蹈瑕履穢不顧廉恥抵網觸羅覆車相次孔子曰旣得之患失之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故臣以爲陛下有三皇之人無三皇之吏也制策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効力各得其長至於考課之方猶迷於去取黜陟之義尚惑於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衷臣聞皇王之制殊條共貫雖有改制之名無不相因而立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然則虞帝之三考黜陟周王之六廉察士雖有沿革所取不殊期於不濫而已陛下取人之法甚明考績之規甚著臣以爲猶舟浮於水車轉於陸雖百王無

易也今邱園已貴英楚雲集啟塞之路豈愚臣所能輕云
也謹對

對賢良方正策第二道

問朕聞軌物垂訓必隨正於因生開國承家理崇光於敦
本故七葉貂珥表金室之榮十紀羽儀峻班門之躅保姓
受氏義先於睦親翼子謀孫事隆於長發朕以寡昧叨奉
先靈墜典咸興遺章畢覩思欲甄明譜系澄汰簪裾派別
淄澠區分士庶至如陳田互出號郭俱開東晉改漢傳之
宗輔果易晉卿之號巨君之姓曾非馭鶴之苗元海之家

諒非擾龍之族永言紕繆良用憮然子大夫十室推英三
冬富學允迪裒然之學宜揚鏘爾之詞至若北郭南宮本
因何義三鳥五鹿起自何人公孫之由司馬之姓咸加辨
析且顯指歸式副對揚朕將親覽

對臣聞係姓受氏明乎典訓或因地以賜姓或因官而命
氏或官以代功亦以官族或所居之地因以爲氏諸侯之
子稱爲公子公子之子稱爲公孫公孫之子乃以其王父
字爲氏後代因之亦以爲姓田陳號郭以聲近而遂分輔
果東哲以避難而更改王莽以田王爲氏元海因漢甥立

族騷括分南北之號充宗爲五鹿之先應氏著書具表三
鳥之始司馬司徒是曰因官公孫叔孫春秋備載陛下盡
六藝之英窮百代之要淑問揚天地元情貫幽顯黃竹清
歌詞窮五際白雲高唱文包萬象昔曹門二祖道媿由庚
劉氏四葉仁非解慍豈若睿思瓊敷同雨露之霑漬神機
莒發登羲望之照臨起帝典而孤立孕皇墳而獨秀臣沐
浴淳和叨承至訓名聞於聖聽言奏於闕前謹對

駁王元感喪服論

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按春秋魯僖公三

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傳曰禮也杜預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
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元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
蓋公爲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
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內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
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
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譏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
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滿三年而圖婚
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以長厯推乙巳是十一月

十二日非十二月經書十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卽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邱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况邱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年其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歿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

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篇中云惟元
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於亳是十一月大
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
年十一月之明驗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
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
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
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月康王方始見廟
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殮訖方始十二月祇見其祖
顧命見廟記諸侯出廟門侯伊訓云祇見厥祖侯甸羣后

咸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閒傳云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朞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

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
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
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
記戴聖所修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
時少傅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
弟子戴德戴聖慶傳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
會列於學宮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
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惟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
以中月間一月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禫言澹

澹然平安之意今皆二十七月復常從鄭儀也踰月入禪
禪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爲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
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
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
懷未盡而擗踊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
而孤藐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
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
素紕禪則無所不佩今我子將徇情棄禮實爲乖僻夫去
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爲節之以

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爲姊服鯉也不得過期哭
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至若孔鄭何杜之徒並命
代挺生模範來裔宮牆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必當
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莠言所有掎擿先儒願且
以時消息